



# 小镇的乡村美学

紫阳 李春平

我是多次寻访高坪了，且有常去常新之感。

高坪镇是紫阳县第一镇。一条小河穿镇而过，形成了类似冲洪成扇的地形。早些时候，这里荒草遍野，疯狂生长的艾蒿独霸一方，高坪因此而得名。艾蒿种类繁多，青蒿入药，白蒿则是饥荒年代重要的食源之一，蒿枝馍馍至今依然是农家小舍的一道最具乡愁意味的菜肴，粗粮与野菜巧妙搭配，融合成朴素而简陋的怀旧素餐。无论是创业归来的游子还是远道而来的游客，蒿枝馍馍便是唤起贫困年代味觉记忆的食物引擎，乡愁即刻化为一丝淡淡的云烟，伴着山野的轻风翩然缭绕。

在人们惯常的意识里，城乡之间是有着清晰的边界的。可是，走进高坪镇，便有进城的感觉。看那些街镇上的人，他们的居所，衣着，笑谈，精神风貌，你分不清他们是农民还是市民，分不清这里是城镇还是农村。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正在被这种新型农村悄然打破，城乡协调发展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。沿着

镇子往上走，便是千亩茶园，百亩荷塘。在“两山夹一川”的地形中，镇子被两边的山村风景左右夹击，幢幢高楼像是从夹缝中生长出来的大树。群山并不陡峻，舒缓地隆起座座山峰，温情款款地将镇子像宝贝一样地拥入怀中。茶园是在坡地上种植的，千亩的规模自带气势，嵌入式乡村公路穿越大片绿植，直通各个农家院落。

最具观赏价值的要数千亩茶园了。茶园的人口处写着林语堂品茶的体悟：“茶有一种本性，能够带我们到人生的沉思默想的境界里去。”站在高处凝视，龙笼茶树矮小而敦实，仿佛整个身子都紧贴地面，形态稳重，一副与世无争的低调模样。不知是为了方便人们采摘故意长得矮小，还是因为它自身的生物特性所致。茶园颇有园林气象，田间步道蜿蜒通向幽深处，有九曲回廊之妙。步道由木板铺成，两侧有护栏，可以驻足观景，凭栏远眺。困乏时，转身走进路边的茶室和凉亭，或品茶，或暂坐，或小饮，这些都为乡村浪漫情怀提供了多项选择。

陪同我们的当地歌手哼出一曲紫阳民歌《送饭调》，韵味十足，倒也与此情此景相合拍。从步道行至河边，只见一条微型马路沿河而上，宽不足三米，长约一公里余，是村民的健身步道。健身步道划着三根彩条，逶迤婉转，画面感十足。有人在这里跑步，又跑出了许多动感来。顺着彩道前行，可闻淙淙流水，可见座座小桥。过了桥，来到小河的另一边，便是洋溢着“紫阳味道”的农家乐集群，“紫阳味道”是高坪近年来的主打品牌，声名远播。小庄园，小洋楼，民宿馆，依次排开，空气中弥漫着乡村美味的浓香，从天而落的诱惑力将我们团团包围，让人无法逃避。即使马上离开，无非是走进另一种紫阳味道里。忽然听见操着外地口音的人说，不尝紫阳味道，不赏田园风光，何必来高坪？前面的几个游客突然止步，顾盼片刻，便闻香而去，那架势是要小酌两杯了。

远远看见百亩荷塘的金枝玉叶，便怦然心动起来。正要兴致勃勃地去赏荷，只见一辆小火车缓缓驶来，火车很火，坐满了游客。在

我们面前停住，跳下几个人来。见腾出空位，我们也上了小火车。盲目地随车而行，车开到哪里，哪里就是观光点，就是目的地。看着庄稼，良田，民居，风景，就连路边的茅草都变得亲切可爱起来，由此泛起了对大地的敬畏之心。正是大地的无私馈赠和人民的劳动创造，才使这片艾蒿王国下的古老土地如此丰饶，如此风情万种。

率性的游览中，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乡村美学的话题。作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，高坪镇不正是乡村美学的示范么？这个极富生态美感的现代农业观光园区，既是村民的公园，也是村民的家园。秀美的茶园风光，迷人的荷塘月色，诗意的步道曲线，幽雅的品茗小屋，丰富的紫阳美味，这是自然美与艺术美的有机融合，也是生存智慧与生命经验的实践创造，它们建构了现代秦巴乡村的审美范式。而那些与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，处处都是关乎百姓幸福指数的基本元素。所以每次来高坪，都会觉得不虚此行，感慨良多。

记忆中，爷爷的茶瘾很大，每天一壶，从早喝到晚，到了睡觉时，添了无数遍的水，茶渣也没了。

爷爷起始喝的茶是集市小摊位买的黑黑的碎末末。早晨抹过脸，缩紧三根粗指头，伸进锈迹斑斑的铁盒，掏一撮嫩进泥烧壶，搓搓手指，将粘在上面的茶末儿弹进去，在锅里舀一瓢滚烫的水倒下，盖上壶盖捂一阵后，对着壶嘴开喝。爷爷喝茶跟别人喝水烟袋一个样，虔诚、投入，我曾好奇，偷偷尝过一口，呸！比中药还苦。

20世纪60年代，爸爸妈妈双双到陕南工作，他们经常从一个叫“平利”的地方寄回包裹，里面的东西像晒焉了卷起的槐树叶儿，爷爷乐了，我却失落，埋怨那么远寄晒焉了的树叶儿干什么？

爷爷托摸树叶儿的神态和奶奶啧啧称道上的好的绸缎一样，眼神泛光，小心地捏一小把，放到一手心，凑到鼻尖使劲闻，半晌，惋惜地说：“香是香，粗了点。”

第二天，爷爷把包裹里的树叶儿铺到用牛皮纸垫好的筛子里，踮起脚尖推倒到屋檐瓦上，中午从地里回来再刨刨，下午，坐在院子里开始加工他的树叶儿，双手合拢轻轻一揉，晒焉了的树叶儿就成了碎末儿，掏一捧满满他锈迹斑斑的茶叶盒后，其余的就势用牛皮纸裹严实捆紧，挂到储屋。

储屋的纸瘪了，爷爷的茶盒快空了，我看村头满地都是落下的树叶儿，就照爷爷的法子又揉又搓，一会儿工夫，为爷爷制的茶末就装了鼓鼓两衣兜，悄悄解开他的铁盒，塞满后放回原处，得意地盼夸奖，结果等来一屁股巴掌。爷爷在我抽泣叙述中弄清这是我用心给他制的茶叶后，专门骑自行车领我上了趟集市，买回包裹那么大一堆翠花糖，我开心极了。

过午了，爸爸妈妈从陕南回来，背回的大包小包依然是晒焉了的树叶儿。爸爸说这包叫“八仙云雾”，是陕南海拔两千多米的高山上产的，味浓劲儿大；那包是“三里坪毛尖”，古时候上贡皇帝的。大人们笑他吹牛，爸爸争辩不过，找来玻璃杯，教我们泡茶，捏一小撮丢入杯中，添小半杯滚开的水，将杯子摇晃两下，慢慢倾斜使洗茶水顺一条线缓缓流掉，放稳杯子，再倒入开水，只见杯中的茶“嗖”地一下窜到水面，然后像降落伞似的边飘边张开，有的快的慢，有的还调皮地在空中左右摇摆舍不得下去，有的明明沉到杯底却偏又浮上来，这上上下下，浮浮沉沉，就像村里人跳秧歌的花步。过了一会儿，“树叶儿”横七竖八躺在杯底，这时，杯里的水清清的，绿绿的，我们嗅到一股淡淡的清香。爷爷呷了一口后，一大屋的亲长辈开始轮流品尝，像平日座席喝酒一样。

爸爸告诉爷爷把茶包严严实实挂在通风阴凉的储屋是对的，但不要暴晒，更不能揉，末末茶是陕南最次的，人家现在都不喝了。爷爷眯着眼自顾“咕嘟嘟”吸他的水烟袋，装作没听见，晚上对奶奶说：“喝茶有讲究的，茶也有三六九等。”

哥哥到了上学年龄，爸爸妈妈要先带哥哥到陕南，我悄悄喝了爷爷的茶后，假装乖乖睡下。半夜，爸爸妈妈蹑手蹑脚收拾行李赶车，我悄无声息紧跟其后，被茶浸润后的脑袋格外清醒，怎么哄吓都没用，爸爸妈妈只好提前一年把我带到了盛产神奇茶叶的平利县。

这里的大人小孩都喝茶，甭管不认识见面先沏茶，打招呼都是“喝茶呀”，连唱歌开口也是茶，“请到茶乡来哟——”常常回荡在茶山、田野、集市和广场。花鼓子《六口茶》“喝妹一口茶呀，问妹一句话，你的那个爹妈哟在不在家……”小伙伴们更是常常挂在嘴边，像《刘三姐》里对山歌那样随时开唱，起初以为是问路，说事，闲聊的，长大一点才清楚原来是爱情歌。我喜欢它曲调轻柔、歌词含蓄，可有的伙伴不爱，嫌男的磨磨唧唧，啰里啰唆，把人急得黄花菜都凉了，哪像人家陕北汉子“我要拉你的手，还要亲你的口，拉着手亲口口，咱们俩个昏晃晃里走。”

清明前后，茶农们将自己炒的茶摆到县城西大桥口和南区展销，买卖双方对面蹲着，品赏还价，秤杆翘得高高的，一圈人都喜滋滋，爸爸也总加入其中，挑上自认为最上乘最划算的给爷爷寄去。

时光如梭，我和哥哥工作了，爷爷却去了。爷爷走的头一天，奶奶给他泡了杯浓浓绿茶，我们兴奋地围过去，观赏他喝茶的样子。爷爷喝茶的架势很隆重，右手大拇指按住青花瓷杯的“耳朵”，食指弯曲勾住“耳轮”，中指、无名指和小指依次顶住，左手捏住杯盖圆帽儿，不紧不慢用杯沿儿“抚摸”冒热气的茶水，凑近一点，嘴唇轻轻吹吹，抿一口，再刨刨，吹吹，呷一口，啜一口，舔舔嘴唇，再闭眼养神，回味一下，此时的爷爷俨然就是一位资深的茶专家，他的一个举动，一个眼神似乎能决定这杯茶的优劣等级，令我们欣喜又揪心。那晚，爷爷睡得最香甜也最沉，带着满足的微笑永远幸福地睡着了，入殓时，奶奶特地给爷爷没喝完的茶叶搁到他的枕头旁。

西康铁路通了，二叔陪奶奶来了趟平利，看到满山阶梯式的茶带，被誉为农民诗人的奶奶不住地夸赞：“农业学大寨，梯田美得大！”发现家家户户都制茶，更是惊叹：“工业大学大，人民有干劲！”瞧见人人从早到晚沏茶、品茶，竖起大拇指：“个个赛神仙。”二叔是学问人，只说了句：“这不是世外桃源、美丽乡村么？”

西康高速建成了，我们说回就回，正撞见二叔正给他的一堆“粉条”讲女娃喝绿茶呢：“冲泡的茶叶似一根根银针立在水面，就是沉到水底，芽芽也是立着的。再瞅瞅汤色，绿绿的，看着就诱人。”待大家静下来后，他有意提高嗓门炫耀：“这是我侄儿从女娃故里、最美乡村专门给我带回来的。”

茶叶给二叔带来无穷乐趣和权威，谁家有了磕绊，总喜欢请他论理，二叔先给人沏杯茶，边品边聊，不知是二叔的本事大，还是茶叶的功劳，起初怒火冲天、愁眉苦脸的总能眉开眼笑地离去。要是晚上，二叔就把屁股蓝茶端出来：“这是降火降压催眠的，屁点儿大个事，喝了回去好好睡。”

前年清明前夕，我和哥哥回老家扫墓，晚饭后，我们小心翼翼地拆开一小盒用于国际茶叶博览会展示的“赛金砖”，这回，轮到我俩自个炫耀了：“秦汉古茶，丝路瑰宝，世界上最早的茶，安康秦汉古茶平利复古创新成功！”见众人目瞪口呆，我俩更起劲了，忙不迭地解答各种提问，俨然皇亲国戚的茶教授。

去年夏天，二叔打来电话，说要报喜，我们急切地想知道，他又卖关子，要我们猜，我们还没猜，二叔就憋不住说出答案：“佳佳考上大学了！”又是让我们猜还没等开口，连珠炮似地出谜底：“农业大学，茶专业！”

“真的？啥聊哇！老门儿的啊？过厉害？”我们忘了二叔听不懂陕南方言，自顾欢呼雀跃。

“回家莫忘多带些平利茶啊！”想象得出，二叔那舌头都冒白沫了。

## 茶缘

平利 王健春



## 瀛湖

第1403期

玉米 邢庆仁 作

## 大暑

岚皋 冉俊雅

遍地草木漫过  
野石蝉鸣不息  
才写完春的诗行  
夏天就蔓延到了梦乡  
大暑的日光像是热恋  
总是翻得出诗行  
让所有情感倾泻  
具象成澎湃的心跳  
炽热的光，焦灼的浪

浓稠的绿意满眼  
树叶永远闪亮  
以及站在太阳下的坦荡  
雨吵醒人间，急于诉说  
自己从未被理解的欢喜与哀怨  
雾里的桥，远方的路  
巷口的车，匆忙的步  
微凉的大暑气定神闲

在我居住的小区后面，就有个公园，尽管面积不大，其设施与功能却比较齐全。打我住进小区后，逛公园便成了生活的一部分，在这里不但身心得到了舒展，而且邂逅了现实生活中难能可贵的人们，令我感动不已。

### 轮椅上的爱情

第一次邂逅到如此恩爱的夫妻，是阳春三月的一天早上。

吃过早餐，我去公园散步，刚进公园就看到步行道上，一位老先生推着轮椅，轮椅上是一位老妇人，老先生满头银发却精神矍铄，而轮椅上的老妇人则慈眉善目，有说有笑，不像是个有病之人。他们的出现一下子吸引了我的目光。他俩沿着公园的步行环道徜徉。两圈后，老人停在了一条椅旁，这时，老先生将老妇人从轮椅上扶下来，只见老妇人双手搭在老先生的肩膀上，老先生搀扶着老妇人在练习走路，一步，两步，三步，看着老妇人吃力的样子，不难想象老先生所承受的艰难，却看不出他的厌烦情绪，反倒是耐心地鼓励着。终于，他们练完了自定的步数后，才坐下来休息。

连着几天，他们都是这样的时间，这样的地点，重复着这样的动作，慢慢地，我便与他们熟络起来，进而知道了两个人的爱情密码。

老先生年轻时英俊帅气，为人忠厚，很快就博取了邻村一姑娘的芳心。开始，两人秘密约会，河边的芦苇荡，村后的小树林，都成了他们幽会的地点。到了谈婚论嫁时，两人开始公开见面，却因男方家境贫寒，女方家大人坚决不同意，千方百计阻止两人来往。万般无奈之际，女方便让男方征兵入伍，心想这样就可以把两人拆散，没想到两人爱得更深，还没等到男方退役女方就去了部队，在军营里两人举行了简单而热闹的婚礼。

男方带着妻儿从部队转业回到了地方，被分配到当地一事业单位上班。这时，他们便在县城安家了，生活尽管仍不富裕，但两人勤劳节俭，日子很快就得到了改观。不但事业有成，还养了个优秀儿子。儿子成家立业后，老先生也到了退休年龄。这时，为了便于照看父母，儿子把他两接到了他工作的城市，也就是我居住的小区。

### 便民理发师

要不是看到那块“便民理发”的牌子，我真不知道他是一个腿有残疾的理发师。

这才发现在公园东边的一个开阔地带，有个中年男子坐在条椅上，他的身边放着一把椅子和一面镜子。看着他专注的样子，我本不想惊动他，而他还是把头抬了起来，问道：“理发吗？”他的问话让我觉得不好意思，就随意答道：哦。

他放下手机，艰难地站了起来，待我坐到椅子上，他便开始张罗着为我理发，这才发现“便民理发”的牌子下面写着：“普通剪发5元，残疾人免费。”

他的理发技术娴熟，很快就理好了，让我很是满意，本要扫码付费却被他拦住了，原来，他已发现我和他一样，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。带着感动我便回到了家，却对他的身世充满了好奇。

有了第一次接触，我和他就熟悉起来。之后的每次公园散步中，我都有意或者无意地经过他的面前，在他空闲间与他聊一会儿。时间一长我便知道他是个令人敬佩的人。

他居住在基层乡镇一个偏远的村子，自幼聪颖却不是学习的料，正是学习知识的年龄，却喜欢鼓捣一些与手艺相关的事，小社会纪就开始在社会上闯荡，学过木匠，干过泥水匠，理过发等。社会上的打工潮兴起后，他和村里的伙伴一起，凭着一把泥刀创天下，从小工干起，慢慢地成了建筑工地上小老板后，便开始辗转于南方各大城市间，盖高楼建大厦，开阔了眼界，增长了见识，钱包鼓了起来。一时间，提亲的人络绎不绝，最终，他和自己仰慕已久的同村女子组成了家庭。

正当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，不幸降临到他的身上。一天中午，他在一建筑工地上查看进度时，不慎从六层楼高的脚手架上摔了下来，掉在一辆停放着的土车上，造成了双腿粉碎性骨折，被送到医院后，命虽然保住了，可他的腿却成了残疾，再也干不成重活了。在获得了一笔不菲的赔偿款后，他告别了工地回家养老。

在乡下老家待了一段时间后，他有点不甘心，自己还年轻，不能就这样等老。于是，就和妻子来到了这座城市，妻子找了份保洁的工作，自己又捡起了理发的活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

## 那些山远远跟着我

郝壮壮

我家乡有很多山。这些山上布满盆壑崖砭，故而路瘦田薄。父辈祖辈们世代居于山上，在瘦路上行走，在薄田里刨粮，靠着小米、土豆壮实着胳膊腿脚，养育着父母妻儿。土豆是什么颜色，他们就是什么颜色，小米穗子有多少颗粒，他们身上就流有多少汗珠。他们善良忠厚，本分老实，但因为广种少收，又能出大力，所以自私好强，而且安土重迁。

我十八岁以前，未曾离开过家乡，回顾我的青春岁月，小学也好，初中也好，高中也好，皆是在群峦众峰的蔽围中。进入青春叛逆期以后，我常常故作狡黠，以期摆脱老实之影，刻意慷慨，以盼挣脱自私束缚。十八岁的夏天，我通过高考跳出了家乡，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，满脑子都是余华的一篇小说题目：十八岁出门远行。

我呀，终于摆脱那些山了。

十八岁的夏天所乘坐的那辆去往大学的火车，是我人生乘坐的第一列火车。彼时的我对有关于坐火车的一切，都是既害怕又兴奋的。我激动又愉快地学习着取票、过安检、候车等诸多事项，但因为陌生也出了不少丑。譬如说我不知道如何过安检，于是双手抱头酷似战俘地走向工作人员时，逗得那个手持安检仪的姐姐花枝乱颤，笑出一脸红霞；譬如说我对火车的印象还留在《背影》中，进站后竟向工作人员月台在哪，还幻想着父亲也爬过月台给我买一袋橘子来。不过父亲虽未买橘，却给我买了一桶泡面。要知道，火车站的泡面比其他地方往往贵价一些，但我清晰地看见，父亲买泡面付钱时，眼睛都没眨一下。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吃桶装泡面，以前吃的都是袋装的，那也是父亲人生第一次买价格偏高的东西。那一瞬间，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吝啬老实的农民，而是一个仗义疏财的侠客。

上车以后，我趴在车窗上，望着车窗外家乡的群山。那些曾在记忆里庞然隆起的峰峦啊，现时却柔如流水，绵绵不绝地向虚渺处倾泻，一座座横亘而来，又逶迤而去，不肯从视线中消失。我紧紧贴住车窗，使劲地向后望，那些山仿佛远远地跟着我，又仿佛只是站在家乡恋恋不舍地目送我。

上了大学，我急不可耐地用自己能懂的普通话与人交谈，有时候甚至故意多说一点，既是在学习和练习普通话，也是给自己摆脱家乡的那些山的念头打气。我大学的

辅导员老师姓齐，是一个很漂亮很年轻的女孩，声音也很好听。她名字中第二个字是明朝皇家族谱中的字：翊。大一时，我称呼她为齐老师，每次在校园里遇见她，都会很热情地向她打招呼，她每次都是回以柔甜的一笑。到了大二，彼此熟络了，我便叫她翊姐，再在路上遇见了，她也会向我打招呼，偶尔还会站下聊一会。

有一次，她对我说，大一时我每次向她打招呼她都不说话，只以微笑回应，不是她无礼，是她听不懂我说话。你的“陕北普通话”的确不太好听懂，我没骗你。”她一脸认真。我觉得尴尬和难堪，便小心翼翼地再次问她：“我的口音真那么重吗？”她还没回答，与她同行的另一位男性老师便抢答了：“你都不用说话，你光咳嗽一声，我都能听出你那陕北音。”

我这才知道，那些山，还远远跟着我。时光荏苒，如白驹过隙，大学四年光阴转瞬即逝，这四年来，我考了四次普通话，均以失败告终，毕业典礼上还因此被室友取笑。然而四年的成长与蜕变，也让我慢慢释然，理解乡音，接纳乡音，与那些远远跟着我的故乡山，握手言和。前些日子，同乡的一个青年作家写了一篇关于家乡的散文，并将之发表在家乡的报刊上，我读后很喜欢，与他交流，向他表达自己的敬仰和感动。聊到高兴处，他向我透露，他半年前向一个文学名刊投稿，今天得到了用稿的回复。语音普通话中，操着一口标准的“陕北普通话”的他像喝了假酒一样兴奋：

“自路遥以来，咱陕北人有四十多年没有上过那个刊物了。不是瞎编，我写东西这么多年，每次完成一篇稿子，我都先给那个刊物的邮箱摺一下。它不要了，我再投给别处。今儿终于拿下来了！我一直憋着这口气，我一直相信咱陕北人能成事！”

我听着他近乎酒醉一般的豪言，心中着实为他高兴。他已经离开家乡十四年了，仍然乡音一丝未改，食味喜好亦一丝未改。故乡的那些山，一直在远远跟着他。

在通话中，我再一次对他的天向上和努力拼搏表示钦佩，并在心中暗暗为自己许下誓言：我也要像他一样，以那些远远跟着我的群山为自豪，并努力融入那些山中，竭己所能，为它们添一色光彩。在家乡远远近近的如海涛一样的黄土峰峦中，我愿成为其中的一棵草木、一块石头，或一杯黄土。

## 平凡的人生

刘丹影